

# 名门

作者：高月

□

## 名门

高月

简介

这是一个走上了岔道的大唐帝国，君权旁落、帝国日暮。

这又是一个帝国与世家并存的年代，

十五年前，安史之乱终告平息，但回纥人却窥视大唐空虚，饮马中原、涂炭生灵，风雨飘摇下大唐帝国岌岌可危，七大世家联手驱逐鞑虏、恢复社稷，但也逐渐拥兵自重，从此相约，七大世家轮流为相，各掌朝政五年。

主人翁张焕是河东张家中最无地位的庶子，可是偶然一天，他忽然发现了在自己身世中隐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，从此，张焕走上一条充满了黑暗的艰难道路。

名门 作者：高月

分类：两晋隋唐 已完结

这是一个走上了岔道的大唐帝国，君权旁落、帝国日暮。

这又是一个帝国与世家并存的年代，十五年前，安史之乱终告平息，但回纥人却窥视大唐空虚，饮马中原、涂炭生灵，风雨飘摇下大唐帝国岌岌可危，七大世家联手驱逐鞑虏、恢复社稷，但也逐渐拥兵自重，从此相约，七大世家轮流为相，各掌朝政五年。

主人翁张焕是河东张家中最无地位的庶子，可是偶然一天，他忽然发现了在自己身世中隐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，从此，张焕走上一条充满了黑暗的艰难道路。

## 第一部 争霸之路

## 卷一 河东张氏 第一章 平底锅

夜色深沉，弯月如钩，一颗银色的星星孤独地挂在西天。

张焕是河东张氏的族人，河东张氏在天下七大世家中排名第五，族长张若镐是他的大伯，现在朝廷任礼部尚书，而父亲张若钧是张若镐的六弟，在汾阳郡担任长史一职。

张若钧妻妾成群，一共给他生了二十五个儿子，存活下来的有十八人，张焕位列十八，故乳名就叫十八郎。

虽然是世家之后，但从十岁起他就开始一个人生活，他是庶出，而且是这个家族中最无地位的庶子，母亲身世不明，早在他十岁时便已出家为道，留下一个老仆照顾他，老仆是个哑子，张焕一直叫他哑叔。

此刻，哑叔的房间有了动静，他每天天不亮都要去母亲出家的道观前磕一个头，十二年来从未间断过，仿佛一个极为虔诚的宗教徒。

门轻轻地被敲了两下，这是哑叔在提醒他夜泳的时间到了。

张焕翻身下了睡榻，他脱去内衣慢慢走到院子里，夜色如水，九月的风已经带了一丝凉意，出了院门，再走二十步便到了河边，这是张府的护宅河，宽只有五丈，但深却达三丈，黑沉沉的河水微微映射着波光，仿佛一条玉带蜿蜒数里，从一个出口向南逶迤而去。

张焕将四个沉甸甸的铁砂袋绑缚在脚腕和手腕上，他深深地吸了口气，一纵身跃入河中，冰凉的河水迅速没过头顶，巨大的冲击力迫使他闭上了眼睛，他在水中急速下坠，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，他仿佛坠入一个无边无际的黑暗世界，可就在这一瞬，各种喜怒哀乐蓦然向他心中涌来，张焕轰然狂喜，那种久别的灵感又来了。

这是一种只能在不经意间才能偶然触发的往事片段，十五年前的那一箭不仅射断了他的肩骨、不仅射断了他的经脉，更射断了他的记忆。

自己究竟是谁？他七岁以前本该记得的童年生活，就因为那一箭而被另外一些零碎的片段取代了，那些片段似乎是他的前生：璀璨的宝石、美艳的女人、孤独的夜晚。

但这些片段太过于破碎，以至于他不能将它们拼成一个完整的画面，就仿佛一滴挂在睫毛上的水珠，隐隐约约，似乎看到了什么，可又什么也看不清。

张焕急切地睁大了眼睛，眼前是黑漆漆的河底，那种灵感蓦地消失了，仿佛一只断线的风筝，霎时变成一粒黑点，随即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深深的失落感再一次弥漫在他内心，多少次了，它们稍纵即逝，让他始终无法抓住，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他能记起的片段越来越少，一些少年时曾清晰出现过的前世画面，也慢慢地湮灭在十五年漫长的岁月里。

而无法抹去的，只有铭刻在他内心深处那一道道前世的沧桑与孤独。

‘哗！’他冲出了水面，头顶是深蓝的天穹，他又从无边无际的黑暗世界回到了现实，他叫张焕，字去病，是河东张氏一族。

张焕张开双臂在滑腻而冰冷的河水里疾游，从十岁起，无论严寒酷暑，他每天半夜都要进行这样的夜泳，甚至在万物萧瑟、河水结冰的隆冬，他一天也不得中断。

起初，他每日只须在河中环游一圈，但随着年龄渐增，他开始在身上绑缚铁砂袋，并且环游的次数越来越多，现在他手脚上的铁砂袋已达三十斤，一个时辰之内，他要在护宅河内环游五圈，这无疑是对他耐力和体力的极限挑战。

宽厚的臂膀有力地击向水面，溅起一片白亮亮的水花。

‘只有最大限度刺激你的浑身经脉，幼时的箭伤才不会让你成为一个废物。’这是师傅百说不厌的一句话，师傅是太原林芝堂的大东主，医术高超，军人出身、武艺也不错，张焕是他唯一的弟子，虽然是师傅，但他从来没有教过张焕半点望诊用药，武艺也只教了他一套最实用的战场搏击刀术。

‘行医治病乃毫末之技，不适合你，至于一介武夫，永远也只能位居人下！’张焕到二十岁后才渐渐明白，师傅真正的用意，是磨炼出他最坚韧的意志。

已经游了五圈了，深沉的夜色开始变得薄稀，天边已隐隐出现一丝青色，张焕感到精疲力竭，体力已经消耗殆尽，腿上的铁沙袋仿佛是一座沉重的大山，将他向河底深处拖拽。

“试一试！向第六圈挑战。”

一个念头忽然涌进他的脑海，他在十天前就想挑战第六圈，尝试再一次突破体能的极限，但已经失败了三次，可今天，他这个念头格外强烈，他需要痛快地发泄，将胸中的郁闷彻底排出体外，斗志随即化作漫天的大火，在他心中熊熊燃起。

他深深吸一口气，慢慢放松下来，任由身体渐渐沉入河底，体内的力量又开始一点一点凝聚，四周黑暗而沉寂，一柱香过去了，他的忍耐已到了极限，死神的狞笑在此时异常清晰，软弱一分他将万覆不劫，而坚韧地挺过去，他将再一次战胜自己。

“一、二、三”他默默地数着，凝聚的力量开始迅速向四肢扩散，仿佛一颗小小的火石在他身体里剧烈爆炸，终于，他的拳头又能再次捏紧，张焕用尽浑身的力量猛地向上一跃，刹那间，他全身每一个毛孔都感到一种痛快淋漓的酣畅，仿佛一道电流穿透全身，极度的疲惫在这一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……

天色已经麻麻亮，东天翻出了鱼肚白，河对岸已经有了动静，一辆马车飞速驶过，几个起早的农民在匆匆赶路，肩上挑着还带有露珠的蔬菜。

张焕从水里一跃上岸，浑身神清气爽，仿佛全身的每一块肌肉都在欢快的跳跃，他舒展一下身体，迈开大步向小院走去。

院子里静悄悄的，哑叔已经出门，院门旁的胡凳上叠放着一套干净小衣和长衫，张焕随手扯去下身的短裤，走了两步，他似乎想到了什么，又返身将门栓插上，随即快步走到井边，打上一桶水从头淋到脚。

忽然，‘砰’地一声巨响，院门被撞开，一股清冽的晨风夹杂着一个红色的身影闯进了院子，“张十八，你的早饭来了！”

声音又急又快，仿佛炒豆一般，紧接着‘啊！’地一声大叫，那红衣女子险些将手中的食盒扔掉，随即脸变得比她衣服还红，又一阵风似的跑出去，“你这死人，又不穿衣服，丑死了！”

张焕无奈地苦笑一声，若是旁人一定会怀疑林平平是故意而为，想偷窥张焕的裸体，否则，这已经不知是第无数次了，她怎么就是记不住呢？

但张焕知道她确实就是记不住，她很健忘，又经常心不在焉，有一段时间她负责给爷爷送午饭，结果就是在那段时间，老爷子养成了午饭和晚饭一起吃的习惯。

可又很奇怪的是，她对张焕从小怎么欺负她之事却没有忘记，甚至连揪她左边小辫还是右边小辫这种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。

林平平是师傅林德隆的小女儿，今年十八岁，小张焕四岁，她是医术世家，父亲被百姓们称为林神医，而且武艺高强，她母亲虽过四十、但依然美貌端庄，如此优越的先天条件，可到了林平平这里，却似乎

都变成了隐性遗传。

她长相平平，从小到大就经常被其他女孩邀去一同参加各种聚会，当她作陪衬红花的绿叶，可她却坚持认为这是自己人缘好的原故；她武艺平平，经常仗义冲上去救被欺负的同伴，可最后总是她的同伴把她救了下來；她医术平平，有一次父亲外出行医，正好一名便秘数年的老病号慕名从京城来找林神医求医，他以为虎父无犬女，便求她施妙手救人，林平平大笔一挥，在父亲的验方后面擅自添了半两巴豆，结果险些坠了林神医的名头。

……

“这是你的早饭！”

林平平气呼呼地将手中的食盒往桌上一顿，“粥和煎…”她忽然想起一事，又忍不住眉开眼笑道：“你不是说煎鸡蛋吃腻了吗？我今天给你换了个新口味。”

张焕瞥了一眼挂在她腰间、用纯银打制的一只小平底锅，微微一笑道：“那换的是煎鹅蛋还是煎鸭蛋？”

林平平一呆，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林平平从小最喜欢吃的就是煎鸡蛋，吃了十几年，她没有吃厌，可家里的厨子却做厌了，于是她便自己动手，一来二去，她竟对用来煎鸡蛋的平底锅情有独衷，当别的女孩都喜欢上凤凰钗、如意结、珍珠串、粉纱罗一类的饰物时，她却整天拎个平底锅当兵器，在一帮野小子的刀枪剑戟中拼杀。

十五岁那年，她的三叔特地送给他一只用纯银打制的小平底锅饰品，她便将它挂在腰间，久而久之，‘平底锅’就成了林平平的雅号。

“煎鸭蛋又怎么样！”林平平眉毛渐渐竖起来，她一叉腰道：“难道一大清早你就想吃鱼吃肉吗？清淡点不好吗？”

“我吃！我吃就是了。”张焕连忙举起双手，眼睛里露出一丝暖意，虽然是每天早上都吃她做的煎鸡蛋，但给自己送早饭，这却是她唯一没有忘记之事。

仅凭这这一点，他就应该心存感激……

## 卷一 河东张氏 第二章 挥琵琶（上）

张氏族府位于太原城的南面，几乎占去了半个坊的面积，其间宅院幽深，院落重叠，大大小小的庭院分布其中。

张氏先祖是开国高祖皇帝的军中大将张公谨，为大唐帝国立下了赫赫战功，被封为郟国公，张公谨早亡，他的子孙本散居各地，但为了家族兴盛，百年来陆续迁往太原本宗，最终形成天下世家排名第二的河东张氏，只可惜内部不靖，十年来排名已滑落为第五。

实际上，河东张氏经过百年演化，早已细分成了数百房，嫡庶之间等级分明，各房子弟人数众多，连他们自己都分不清彼此的关系，为此还成立宗人堂，专门担起鉴别血统的职责。

但有一点是很清楚，身份越高，住的房子越靠里间，就象一朵大白菜，菜芯才是精华，而张焕住的地方则属于最外面的一层半枯黄的菜叶，紧紧靠着护宅河。

吃过早饭，张焕便动身前往书院，他是张家子弟，二十三岁之前读书是他的本份，他已经在书院里就读了四年，张家子弟在读书期间，每月可领一份例钱和禄米，虽不多，但足以养活他和哑叔。

和其他世家一样，张氏也极重视子弟的教育，从五岁起，张家子弟无论是本宗还是旁枝，都必须进私塾读书识字诵读，十岁后转入学堂正式就学，十八岁后再进入书院，二十三岁结业，准备参加省试。

私塾和学堂只收张家子弟，但书院却是面向天下英才，这也是各世家笼络人才的手段。

张家的书院在太原城的南郊，占地有近百顷，公开的名字叫做晋阳书院，其规模更胜过官办的太原书院，在全国都享有盛誉，在此读书的学子，可免于乡试，五年期满即取得举人资格，直接以乡贡的身份进京参加尚书省省试。

所以每年秋天，晋阳书院的入学考试规模宏大，竞争异常激烈，来自天下各郡的年轻英才聚会于此，争夺那少之又少的三百个名额，他们不仅仅是要免于乡试，他们更想要的是门第，河东张氏的门生，否则，就算省试中了进士，也只能留京候补，‘七大世家的门生’，这才是鲤鱼们必须跃过的真正龙门。

只步行一刻钟，张焕便来到位于南郊的书院，他健步如飞，很快便走进了飞檐画梁的大门，书院的大门建在一座长长的人造小土坡上，需要上二十几级台阶，表示求学登高之意，两旁苍松翠柏，林木茂盛。

大门是用一整块巨大的汉白玉雕成，两侧一正，一共三个门，气势雄伟，正中牌楼上刻有‘晋阳书院’四个大字，字迹苍劲有力，这是太宗皇帝的手笔，只有张氏的晋阳书院和崔氏的清河书院才得此殊荣。

今天本是平常的日子，但因家主张若镐回乡省亲要视察书院而变得特殊起来，所有的生员都必须回书院报到。

“去病兄！”

张焕刚刚走上台阶，忽然听见身后有人在叫他，一回头，只看见两个神情兴奋的年轻人正快步向他跑来，“哈！是清明兄和廉玉兄，你们几时归来的？”他心中欢喜，上前便给他们一人一拳。

这两人都是张焕在书院的挚友，一个叫郑清明，剑南蜀郡人，而另一个叫宋廉玉，来自淮南广陵郡，他们二人两个月前为写一篇《河东盐铁考》而跑遍了河东道十二郡。

“我们昨日方回，刚在商量找去病兄喝酒，没想到正好碰见，怎么样，晚上老地方？”说话的是矮矮胖胖的郑清明，他一想到高昌酒肆里的胡姬，扫帚似眉毛便跳起舞来，他家境富裕，为人大方慷慨，最后的酒钱都是由他来支付。

张焕笑着点了点头，又回头问宋廉玉道：“世叔的病好点了吗？”

宋廉玉长得和郑清明恰恰相反，瘦高身材、大颧骨、眉眼深凹，他很少笑，但每一次笑都极富感染力，

他家境本不错，但前年父亲生了重病，一直卧病在家，家道便衰败下来。

见张焕问他，他急上前深施一礼，“多谢去病兄的药，家父来信，精神好了些！”

张焕轻轻捏了捏他的肩膀，安慰道：“这就好，等天再凉快一点，将世叔接来让我师傅看一看，到时就住在我家里好了。”

“那世叔的盐米就由我来包了！”郑清明不甘示弱地拍了拍胸脯。

“那当然，你这阔佬还跑得掉吗？”张焕哈哈一笑，搂着他俩的肩膀便大步上了台阶。

三人说说笑笑向主殿走去，晋阳书院的主殿极为巍峨高耸，殿内宽敞明亮，可同时容纳三千人在此听学。

殿门口有一座重达万斤的古铜钟，铜钟上刻有张家第二代家主，也就是晋阳书院创始人张宽的亲笔校训：‘学以致用’每个生员都必须先在此行礼致敬，方才能进入大殿，此时铜钟前似乎正在举行什么仪式，两旁站了许多生员，脸上都充满了崇敬之色。

“是院长！”宋廉玉目光敏锐，他一眼便认出了在铜钟前行礼之人，正是张家的家主、礼部尚书张若镐，他急回头向张焕看去，只见他目光平静，看不出有任何异样。

“是尚书大人！”郑清明激动地叫了起来，他反应稍慢一拍，刚刚想通院长就是朝廷礼部尚书张若镐。

他的声音大了一点，引来旁边许多人的侧目，其中一人还轻轻地‘哼！’了一声，鼻音轻蔑，张焕回头看了一眼，在他的左侧方站有一人，模样儿俊俏，神情颇为傲慢，在他身后则又腰立着几个书童小厮，一个个眼睛都翻向天上。

张焕认识他，他叫张煊，是家主张若镐的嫡长子，也就是张氏家族第六代家主的继承人，他俩目光一碰，张焕没有说话，又转过头来，轻轻地拍了拍郑清明的手，示意他注意肃静，可就在这时，刚才的声音又再次响起，不依不饶地讽辱道：“长得跟猪一样，偏偏反应还这么迟钝，真不知是怎么进的晋阳书院！”

郑清明涨得满脸通红，可又惹不起他，只含恨低头不语，张焕却转过身，懒洋洋瞅了他一眼，淡淡一笑道：“人家去年的《漕运史考》可是策论第一名，比某些连抄袭都让别人代笔的人可强得多！”

“大胆！”不等主人说话，他身后的狗却先叫了起来，一个身材瘦小，留有两片八字胡的书童最为嚣张，他貌似勃然大怒，挽起袖子，露出干枯的胳膊，作势要冲过来。

“好了，别闹了，家主来了。”

张煊冷冷地盯了一眼张焕，脸上立刻换了一副恭谦温良的表情，低下了头，向慢慢走过来的父亲张若镐问候道：“父亲大人安康！”

张若镐约六十岁，腰挺得笔直，身体壮实，他头发象雪丝一般晶莹，长须也是一样雪白，但两颊肤色却似年轻人一样红润而富有光泽，鹤发童颜说的就是他这种情况。

他似乎没有听见儿子的问候，直接从他面前走过，严格地说，张煊并不是张若镐真正的长子，张若镐的发妻和三个儿子都在十五年前的回纥乱华中不幸遇难，张煊的母亲因出身山南王氏，便被扶为正房，张煊也自然成了嫡长子，按族规将继承张氏家主之位。

但张若镐似乎不是很喜欢这个儿子，尽管他努力克制这种不满，但从语气和神情中依然会不经意地泄露出来。

今天便是这样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他漠视了儿子的问候。

他径直走到人群之中，众多年轻的张家子弟顿时激动起来，一齐向他躬身行礼，“家主好！”

张若镐肃然地点了点头，向他们挥挥手，又回身拾阶而上，准备进入大殿，这时，他忽然看见了站在边上的张焕，张焕的目光清澈而平静，并没有因他是家主而露出半点激动之色。

他象是想起了什么，眼睛里竟闪过一道异色，深深地注视着张焕，半晌，张若镐向他会意地笑了笑，转身便进了大殿。

虽然他看张焕时闪过的奇异眼神只是短短的一瞬，但还是被长子张煊捕捉到了，他的心中顿时生出一股嫉妒，沛然而起，弥漫了他的整个内心，而这种嫉妒却来自于父亲对他的漠视。

“父亲怎么能这样对待自己！”

张煊低着头，目光阴沉，两只拳头捏得紧紧的，直到几乎所有的人都走进大殿，他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。

郑清明从他面前走过，微微瞥他一眼，忽然回头对张焕大笑道：“去病，尚书大人刚才好象只对你一个人在意啊！”

郑清明虽然反应略略迟钝，但他决不愚蠢，在张煊心将破碎之时，他再狠狠地补上了一刀，这就蜀人，仗义、豪爽却又绵里带针。

但他却忘了身后的张焕与张煊的关系，他不知道，正是因为他这次小小的报复，开启了张焕波澜壮阔的人生。

张焕微微一笑，揽着他浑圆的肩膀，大步走进了书院，将一道怨毒的目光远远地撇之脑后。

## 卷一 河东张氏 第三章 挥琵琶（中）

晋阳书院学风自由，偏重于明经科，教习博士喜欢向生员们布置一些经济时论方面的论题，让他们自己去独立完成，至于《论语》、《尚书》、《礼记》一类，那些早该在孩童时就掌握，书院从不教授。

大殿里黑压压地坐满了生员，先是领导致辞，再是代表讲话，一轮又一轮，生员们听得昏头昏脑，却又不肯妄动，好不容易熬到最后，听完了张若缙的一篇即兴演讲，终于到了午饭时间，吃罢午饭大家便可以散学。

盘腿坐了一个上午的生员们早已疲惫不堪，纷纷跑到外间舒展腿脚，一些忘了吃早饭的生员则拔腿向厨舍跑去，早到一步，可少排不少的队。

张焕虽然没饿，但郑清明和宋廉玉却没有吃早饭，三人慢慢向厨舍走去，但郑清明终于受不了两旁奔跑人的诱惑，“我去替你们排队！”他大喊一声，拔足飞奔，片刻便超过所有的人，第一个冲进了厨舍，在吃饭冲刺方面，晋阳书院无人能望其背颈。

“这家伙，现在这么厉害，可骑射偏又一塌糊涂。”张焕哈哈一笑，拾起一枚石子向他背影远远扔去。

“去病！”旁边的宋廉玉轻轻叫了他一声，他一脸忧色。

张焕转过头，宁静的目光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，他仿佛知道宋廉玉在担忧什么，便拍了拍他肩头，低声安慰他道：“不用害怕！”

宋廉玉嘴唇动了动，还是忍不住叹一口气道：“去病，我不是担心自己，我是担心张煊会报复你！”

宋廉玉思维缜密，他看出了早上发生之事会有后患，张煊自恃身份，一直便是书院里高高在上之人，傲上而欺下，今天又受父亲的冷落，他虽然不会把自己和郑清明怎样，但作为同族，他岂能不迁怒张焕。

宋廉玉一直在留意张煊的一举一动，他是最后一个走进大殿，脸色苍白，眼中隐隐闪过恶毒之色，使宋廉玉更替张焕担心。

“去病不如出去游学一月，回来或许就没事了。”

宋廉玉替张焕想了一个上午的对策，庶出和嫡长子做对，很难有好结果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出去避避风头，可话说出口来，又觉得有失张焕尊严，便歉然笑道：“要不然就和我去一趟广陵，帮我父亲接来？”

张焕知道他是好意，感激地笑了笑：“世叔之事我自会帮忙，可是事情来了，逃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！”

“去病，要避其锋芒！”

“我知道，张家自有家规，就算他是嫡长子也不能乱来，你就放心吧！”

……

二人边走边说，不知不觉便进了厨舍，这时，一匹恼怒的马从西面奔来，径直从太宗皇帝的手迹下闯进了书院，马上之人是个年轻的女子，石柱遮住了她的脸，但可以看见她的腰间挂有一只闪亮亮的小平底锅，自然就是林平平了，她早上来给张焕送饭，却忘记了父亲有话要她转给张焕。

此刻她满脸不高兴，虽然来找张焕她是千般愿意，但被父亲一顿斥责，却扫了她的兴，前面便是台阶，她也赌气不下马，打马便要直冲上去。

“书院不准跑马！”看门的杂役刚从毛厕回来，忽然发现有人骑马要上台阶，一惊之下便冲过来大吼，可一看见林平平，满脸怒色霎时转为善意的笑容，林平平的父亲可救过他老娘的命。

欢迎访问：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(<https://www.shgis.cn>)

文档名称：小说：《名门》高月 著.epub

请登录 <https://shgis.cn/post/1433.html> 下载完整文档。

手机端请扫码查看：

